

史海回眸

狼山观烧:当年的南通夜游盛景

□羌松延

“狼山观野烧,一年一度,为邑中盛举。”早年的元宵之夜,通地文人等多喜前往南山,登高远眺。如此年复一年,遂成璀璨盛景,即“狼山观烧”。

“狼山观野烧,一年一度,为邑中盛举。”早年的元宵之夜,通地文人等多喜前往南山,登高远眺。如此年复一年,遂成璀璨盛景,即“狼山观烧”。

流萤飞舞 江滨奇观

该景由来,盖因本地习俗“放烧火”(又称“野烧”“野火”)而起。1940年上海《金声》杂志曾刊文介绍:在许多沙土田区,到了元宵常有一种“烧火”,“就是在这一天日落以后,每个农人,两手各执干柴一束,燃烧起一端,晃动着在田中循环的来去,口中念着吉利的词句,祈祷着自己田苗的茂盛。”该习俗“本无足观,但是在南通就不同了,因为南通离城十余里,一片平畴当中,却耸立着一座三十丈高的狼山(按:即狼山)……一到元宵,(人们)都要赶到狼山上去看‘烧火’,大有倾城而至之势,把一座狼山,变成了‘人山’一样。狼山上看‘烧火’,的确是一种奇观。”

“放烧火”为南通元宵乡俗,而登高俯视,其视觉效果更佳:燎乱平野上只见火龙在游,火光灿烂,恰如地上的银河。再加上烧火的噼啪声此起彼伏,农人的喊声彼喊此和,那真是气势雄伟,场面壮观。故通城中人,登临城东南文峰塔或江畔五山看“烧火”者甚多,并以登狼山人数最众,效果最佳。于是,每逢元宵,狼山脚下游人纷至沓来,车水马龙,山上人头攒动,热闹非凡,“狼山观烧”便成为本地一大特色夜景。

张孝若对此曾有记载:“到这一晚,城里的人就成群结队上山去,立在山上看下去,东一块西一块地起火,风吹火急,连起来烧成一片,农人老老少少,男男女女,手舞足蹈地高声唱山歌,这些情象,很有趣味。”而民国《五山日报》也有描述:

观烧盛景还吸引了大江南北的夜游者。1922年元宵当天,上海《时报》记者赴狼山观烧,曾记“登临山顶,俯视四周,但见黑暗之中火光如豆,星罗遍野,村歌迭唱,殊可观也。”

“狼山观烧”久负盛名,被游客誉为“南通奇景”。虽曾有人以画作记录,却未见留存,只能凭当年的文字一窥盛况:

这一天的下午,在太阳未曾落山的时候,狼山上已挤满了人。等到太阳刚刚落下山去,夜的黑幕渐渐展开的时候,就会望见远远的,三三两两的星火在田野里,高低上下地晃动着,一会儿,火光蔓延遍野,光烛霄汉,蔚为奇观。假若是一个晴朗的元宵,这种奇景,可以延长到两三个小时之久,然后才渐渐地恢复了平静的大地。这种景象确是处所不能看到的。

文人雅士 吟咏不厌

“狼山观烧”吸引了游客纷至沓来,也留下众多文人雅士的足迹。尤其对长期沉浸在这片温婉、幽静环境的本地文人而言,这气势磅礴的豪迈夜景,成了他们吟咏不厌的对象。

“五山观烧狼为胜,纪胜争传张范诗。未觉昔贤成往事,登临诸子宛同时。”由瞿镜人的《题狼山观烧图》可知,他对张謇、范伯子的五山观烧诗最为推崇。范诗《狼山观烧感赋》作于1901年,此诗前半篇生动逼真地描写了野烧景象,同时记录了百姓喃喃祈福“他人有菜小如钱,吾侬菜若筐之钜。蟊贼尽死人则肥,如此云云兜田租”的土谣,真实反映了村野小民的心声。后半篇写其感受,而“百姓身家不可侮”句所蕴含的民本思想,则是诗人生命深处儒家情结的体现。

1905年元宵,张謇约诗友许鼎霖、孙宝书等至南山观烧,并追忆起刚刚去世的挚友范肯堂(伯子),赋诗《与勖臧久香敬铭登狼山望海楼追悼肯堂梅孙》,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之情。

晚年张謇“常常约了友好,到那晚,登楼欣赏赋诗”。1926年元宵,他邀吕道象等诸友人往马鞍山观烧,后赋《观烧行我马楼同吕章二王高刘诸人》:“元宵观烧狼山麓,田火之遗礼成俗。……嘻呼掣火风,浓淡土潦旱。叫剧村儿欢,舞多壮夫倦。”

钟情于此并留下诗篇的不止张范二人。民初某年元宵,徐昂与顾颐予等人登狼山观烧,在准提庵酒罢“遂赋长歌”:“元宵灯火沈远空,化作金铠万点红。初若寒磷幻明灭,份如流萤散迷蒙。疏忽四周光灼烁,燎原烈炬焰熊熊。惊看奇彩炫人海,极目银花著莽丛。”

众多为这奇景所动而吟咏的文人雅士,留下了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。如1927年“我苗”的诗句“初若渔火明,两三出江驿。斯须看渐繁,祝融方置弄。倒洒流天星,横飞电激。燎原势已成,东阿莽无极。”“金龙阵蜿蜒,朱雀飞络绎。百琲照乘珠,千片夜光壁。”习位思的“万点繁星动杳冥,银河倒覆青天坠。远闻人语在下方,烽火军声杂沓至。耳际风传若有辞,秋来种稻皆双穗。蚕肥豆美先自豪,人类同心富希冀”等句,更是有声有色,形象记录了当年盛况。而白一浮等人1932年的观烧唱和也颇为精彩:“厉历繁星脚底浮,村氓只自祷丰收。海涛西上狂如许,隔岸今宵更稠。”“诸村男女齐声唤,宁识山头冠盖稠。”就连狼山名僧苇一也忘情吟咏出“江上腾腾夜气浮,连天星火望中收”等句,让我们得以领略夜幕之下火光烛天的那番盛景。

历史人物

乾隆进士程化鹏

□徐继康

对如皋文史略感兴趣的人,经常会碰到程化鹏这个名字。他是乾隆时人,当时他在东皋文坛很活跃,不少诗集文集都是请他作序,在今天幸存下来的一些著姓的家谱上,也时常能够看到他所撰写的碑文、传略或者题记。可以看出,他的文望很高,许多人都以得他的一篇文字为荣。

程化鹏,字驭青,号培甫。乾隆九年(1744)的举人,乾隆十六年入京殿试,列三甲第八十三名,与史鸣皋同榜。根据记载,他的父亲程国宝喜欢抄录先儒格言,受其熏陶,程化鹏从小就沉毅言行,一禀于法,他的座右铭是“非法不言,非法不行”,绝对的正气满满。他年十八受业于桐城张约斋门下。中进士后,他曾先后任过江西信丰、广丰、瑞金的县令,后提拔为饶州府、景德镇同知,兼署赣州、瑞州、袁州三府的知府。按照《管氏家谱》的记述,他还曾署任吉安府莲花厅事。不管怎么说,他是一位很得上司赏识与信任的好官。他扶民慈祥,折狱明敏,又极爱老百姓爱戴。他曾四次充任同考官,所取都是名下士。他做官的时候,说过非常经典的一句话:“做官出冤案,不如不做官。”大概就是后来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说法最早的由来。程化鹏能做官,会做官,但不恋官,母亲年龄大了,便毅然决然向朝廷打报告,请求提前退休。他于乾隆四十年自江西告归回到家乡后,开馆授徒,自食其力,从不摆自己是授官奉大夫的臭架子,在自己的座位旁写下“饰外不失于人易,反己无疚于心难”。他教的学生都不错,吴文祥就是他的门生。他去世后,嘉庆《如皋县志》给了特别性情的一句评语:“即此见先儒真实气象。”程化鹏家里挂着一副对联,乃是他的同僚刘墉亲笔所书:“政事文章古学者,耆英硕德乡先生。”语气铿锵,掷地有声,评价不是一般的高。程化鹏的弟弟程化鹗也是专心于心性之学,与程化鹏同称为“东皋二程”。坐在如皋乡野,程化鹏气象万千。

丰利文园汪之珩去世后,墓志铭即由程化鹏撰写。汪之珩生平所交文坛艺苑的硕德耆宿者不知凡几,最终选定程化鹏来执笔,可见他在汪家人心目中的分量。其时,邑中名门如磨头大家、白蒲吴家、掘港管家,都请他来为作传,这些都是世家大族,润笔费自然是相当的丰厚,但以为程化鹏写文章只是为了银子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真州名士吴叔元以耄耋之年客死如皋,他晚而贫,无妻子,而程化鹏却援笔为之作传,言其性情孤僻,行谊修洁,盖不独以艺传。这篇传记肯定是没有润笔费的,他敬重的是逝者的那份藻雪精神。

如皋污吏王庚超弹劾案

□白本 余莉

20世纪30年代初,如皋污吏王庚超,一度遭到百姓举报,以至于恶行见诸报刊。

王庚超时为如皋县公安局第八分局局长,管治掘港(今属如东)等地治安、卫生等。1931年,众多掘港公民上书最高检察机关——南京监察院。所呈文书翔列举了王庚超食污等诸多罪行。他包庇烟馆、赌场:专聘尹本凯为私人会计,协助他贪污,向烟馆、茶馆索贿。仅掘港一地就有30多个烟馆,每家烟馆每月要向尹某缴纳300元;茶馆聚赌,每月要缴纳150元左右。如不按此标准行贿缴钱,烟馆、茶馆都要关闭。第八区内其余地方的烟馆、茶馆,也要效仿掘港同行,才可经营。由于茶馆赌风兴盛,赌具坊随之下应运而生,加班生产。生产赌具本是不合法的,但是每家赌具坊只要每月向王庚超“孝敬”50元,便可公然经营。王庚超还纵容妓院营业。当局已经三令五申禁止妓院营业。王庚超贪心十足,不畏法令,竟然让林红、赵邦等人,在掘港陶家巷、广隆巷、左草行巷等处开设妓院,允许美云、小贵妃、小玲珑、小喜子等妓女公然卖淫。每家妓院每月向王庚超缴纳90余元。

为了中饱私囊,王局长居然减警肥私。掘港一地,人口稠密,原有警察40至50名。此外,政府还另外组织特务队,协助警察工作。王庚超居然将特务队遣散,警察减少至9人,导致地方警力明显不足,街头巷尾,打架斗殴,频频发生,有人围观,无人过问。整个掘港治安一片混乱。

掘港等地,吃喝嫖赌,吸食鸦片,样样“合法”,治安力度示弱,社会颇为不安,而卫生工作也是一塌糊涂。掘港街市前后,以及许多巷道,露天厕所举目皆是,尤其是在夏日,臭气蔓延,行人作呕,导致各种流行病暴发。王庚超以此为由,向每家商户每月征收相关费用60元。钱流进他的袋子,就流不出来:街道臭气熏天,他仅派两名免费的犯人前往商户门口打扫街,做做样子,堵堵商家的嘴。此外,他还看中厕所带来的“油水”——私人或公共厕所,每户须要缴纳2角至4角不等费用,用于钉牌子,方可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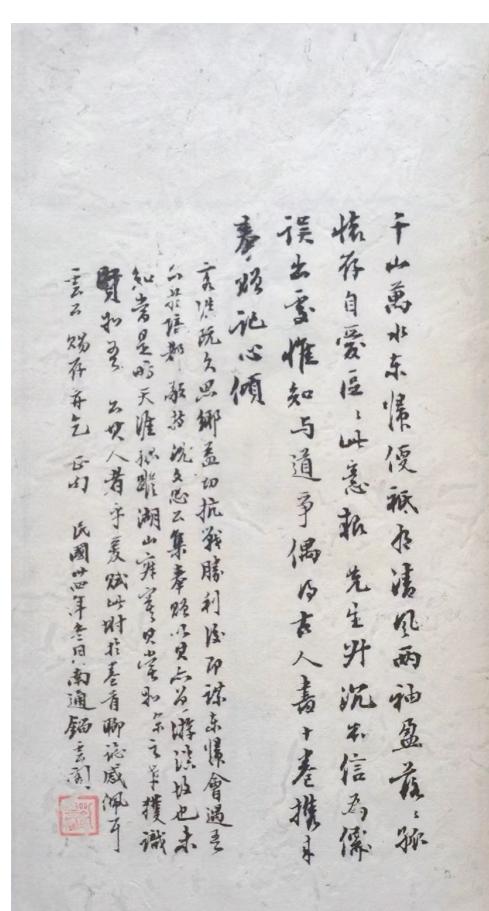
1931年9月19日,南京监察院接到举报后,下令彻查。次日,此院书记原佑仁等人奉命前往掘港秘密调查王庚超索贿渎职一案。26日,此案调查完毕。27日,原佑仁等人返回南京。28日,原佑仁便已完成调查报告。报告行文,略有为王庚超开脱罪行的“嫌疑”,“查掘港市烟赌娼妓,据该市商民所称,在王局长以前,本已明令禁止,王局长到任后,亦曾屡屡捉拿,惟彼等恬不畏法,禁者虽禁,而远者终远,拿者虽拿,而犯者仍犯……至于要赌纸牌,更成司空见惯,无足为奇。”这段报告中的开篇之语,将第八区的诸多问题归结于“历史惯性”,而非王庚超的问题。关键“屡屡捉拿”一词说明王局长还是认真负责的。报告中还提及,关于掘港治安问题,已有民众上报如皋县公安局,相关问题得到解决,但是如皋县公安局从未问责王局长。幸好批阅报告的监察院官员并不糊涂,认定王庚超“袒护下属,损公肥私,擅离职守,漠视卫生”,当做为污吏给予弹劾。

两年后,1933年5月《民报》刊出消息,从1931年3月(监察院成立)至1933年底,监察院共计弹劾官员76个,其中职务最低的有如皋县公安局分局局长王庚超、海门县九区区长黄宇兰等。王庚超可谓小官大贪,他的往事少有人知,他的教训应为人知,足可警示后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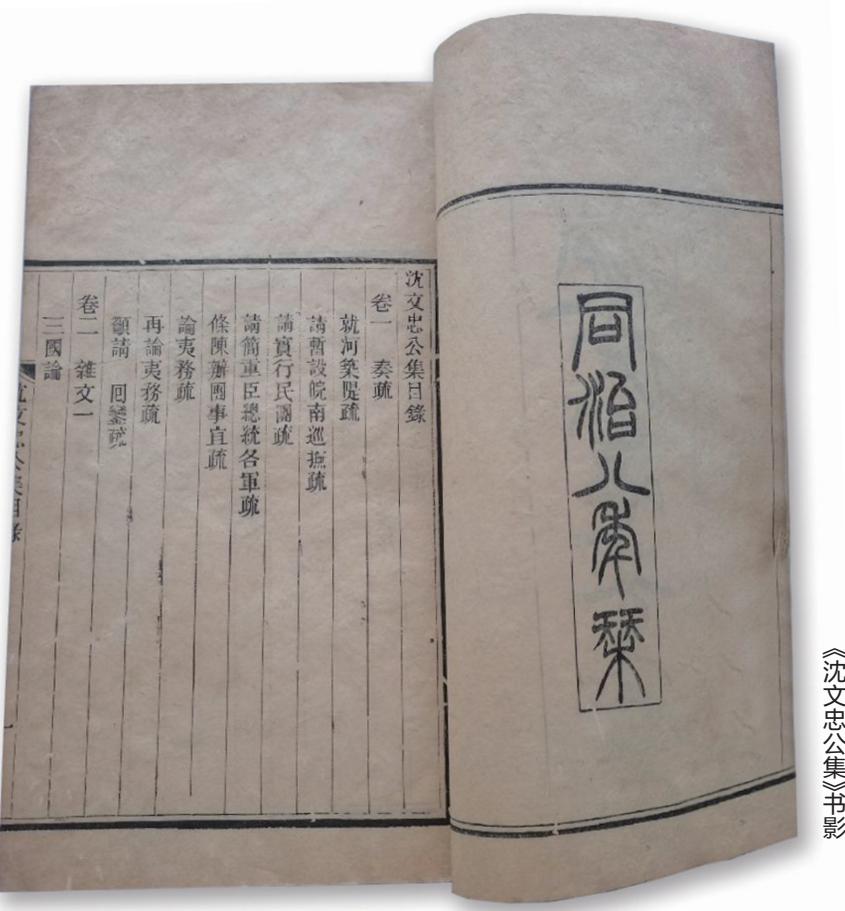
传家宝

刘云阁赠书缪云台

□赵鹏



《沈文忠公集》卷首的刘云阁手书题记



《沈文忠公集》书影

五年(1899年)出生于南通新港镇北乡,1923年毕业于通州师范学校本科后,先后在家乡的中小学执教,1938年南通沦陷,最初随学校辗转各地坚持教学,后受友人邀往云南滇纱厂任秘书。在滇期间结识云南实业巨子缪云台,并受其器重,故抗战胜利后,被挽留云南,出任省经济委员专员、云南省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。1952年因“三反”运动蒙冤而辞世,家属亦深受牵累,直到1980年其冤案才得以昭雪。

刘云阁擅于诗文,只是由于遭际坎坷,他的作品留存下来的很少,勉力收集编成

的《刘云阁存稿》,也只能是个戋戋小册,而《沈文忠公集》前的题记,就是新见的集外遗珠。现将题记全文录于下:

千山万水东归便,只有清风两袖盈。落落孤怀存自爱,区区此意报先生。升沉不信为儒误,出处惟知与道争。偶得古人书十卷,携来奉赠记心倾。

客演既久,思乡益切,抗战胜利后即谋东归,会遇吾公于陪都,敬持《沈文忠公集》奉赠,以其亦曾游滇故也。未知当是时,天涯孤踪,湖山寂寞,其尝如余之幸获识贤如吾公其人者乎?爱此附于卷首,聊志感佩耳。云公赐

存,并乞正句。民国卅四年冬月,南通刘云阁。诗后的附语把赠书的缘故讲得很清楚,受赠者“云公”,显然就是挽留他在云南的缪云台。缪云台是云南昆明人,而沈兆霖在道光十九年(1839)曾以云南乡试的副考官到过云南,其集中就有一卷“使滇草”,收录他在云南期间作的一百多首诗作。正是有此因缘,民国三十四年(1945)冬刘云阁与缪云台相见于陪都重庆,才会将这部《沈文忠公集》相奉赠。看刘云阁的诗句“偶得古人书十卷”,可见他所赠的是个全本,不知何时何故只剩下这么个半部的。

老建筑

海安北招礼堂

□程太和

北侧,大门朝西,对面是一幢五层的住宅楼(上世纪80年代),西北侧是农贸市场,东侧是海安有名的“白鹭塘”(俗名管家池)。“北招”由西向东分为四大功能区:住宿区、礼堂区、餐饮区、后勤保障区。住宿区是幢建于1975年的“山”字形苏式筒子楼,主楼三层,中间凸出部分四层。

“北招”礼堂与住宿大楼并排,坐北朝南,南北而立。大门口长了两棵粗壮的玉兰树。礼堂里横向放了三组木条椅子,中间一组坐十二个人,两边靠墙的能坐七八个人,前后三十多排的样子。大约能容纳七八百人。礼堂的主席台在北面,靠近

主席台的东西两侧有边门。数十年前,县里一年一度的三级干部大会都在“北招”礼堂召开。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是指:县、区社、大队这三级。三级干部大会开到大队支书这一级。会议的一般程序,先由县里主要领导做工作报告,或是传达省里、地区专署三级干部会议精神,然后分组讨论,接下来是总结表彰,布置新的一年工作。县里的会议比公社的会议隆重多了,一般都要四五天。县里的会议,伙食也很好,县计委有专门的会议费用、粮油、副食品拨付。每桌七八个菜,荤菜也多,尤其是慈姑烧肉、粉蒸肉、大肉圆,对于当时肚

征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老建筑、历史人物等栏目,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

半个世纪前,海安有“三招”:河北招待所、河南招待所、河东招待所。“北招”是面对基层的,“南招”是对上的,“东招”是面向部队的。在地理位置上,“北招”在海安镇老通扬河北,“南招”在河南,“东招”则在串场河河东地区的角斜镇,因为镇上有角斜红旗民兵团。三家招待所,要算河北招待所名气最大。因为过去经常听到乡镇广播站通知,某人干部到海安河北招待所开会。况且三个招待所中也只有“北招”有像模像样的大礼堂,县里的好多会议,也都是在“北招”礼堂开的。“北招”在城中心民巷北首中市街